



陰崖集
坤

日錄
雜著
附錄

~ 16
2405
2



2405
2-2

陰崖先生集卷之三目錄

目錄

雜著

偶見安圃樵所錄並書篇末

關西奉使錄

書目錄末

自叙

記甲子士禍

記權達手被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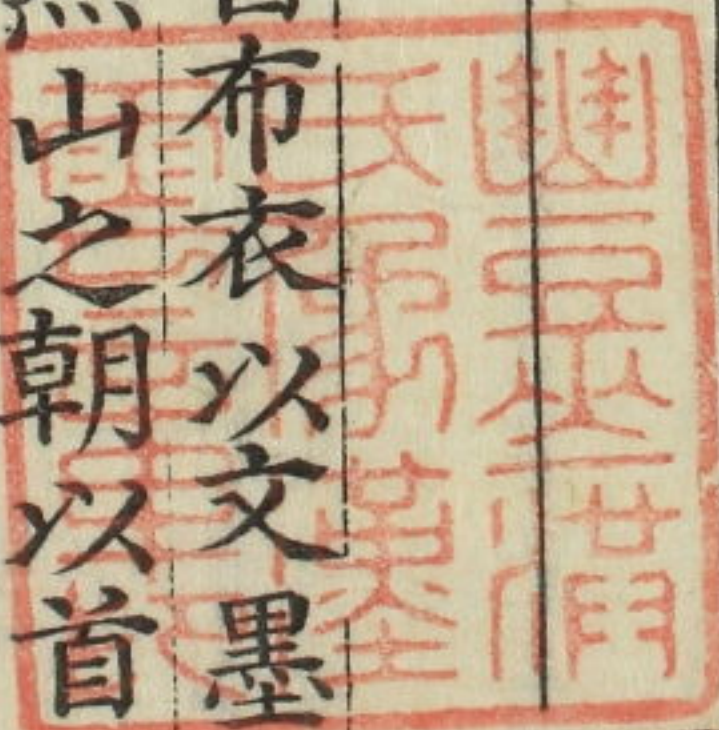
陰崖先生集卷之三目錄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containing the table of contents for Volume 3 of the collection.

陰崖先生集卷之三

目錄

己巳閏九月日領議政柳洵罷洵起自布衣以文墨
出身歷職清顯無忤於世遂至台輔燕山之朝以首
相專事唯諾及反正之後例加功臣之號而自度被
污已甚亦無所建明而復事依違臺諫侍從交章論
罷而亦不自牢讓至是因天變更論而洵亦自固辭
命罷之在位雖無所益累朝耆舊缺值物論猶未釋
然○是月二十四日雷震過常下教求言因禁酒
○十月日特進官李堦 啓趙之瑞妻鄭氏之節鄭



氏乃忠義伯鄭夢周玄孫世家山陰之瑞喪室後娶
焉燕山之朝之瑞自東宮時常諷諭切至深中其病
燕山每憚惡之及甲子夏與鄭誠謹同時拿致之瑞
自度其難免舉酒與鄭氏訣曰吾之此行必不能返
家奈祖父神主何鄭氏泣曰當以死自保而已趙公
果見殺籍沒其家鄭氏無所於歸其父曰家已敗矣
盍還本宗以觀其終鄭氏以義絕之曰亾人托我祖
父神主妾許之以死豈宜中負且亾人之妾別有第
舍可以住矣遂抱神主詣其家朝夕哭泣致祭如禮
聞中使到境卽抱神主伏於舍後竹林或至數日以

終三年反正之後遂復其家奉祀事如常一邑稱之
塌時爲晉州牧使詢諸鄉黨吏民皆曰然故嘗一啓
聞立旌其門有是哉以忠義伯之後來配伯符矢死
無二以全婦道不係世類雖曰尚矣源清之流表正
之影豈無所關焉○十一月薨成事李諱卒諱乃生
長豪貴而性儉素不修邊幅自筮仕及歷大司憲爲
觀察使及三曹判書執公不阿關節不到嘗爲刑曹
判書知敦寧府事成世明有私囑公嘗惡之及逢於
闕庭世明進揖又欲致款公揮而絕之曰宰相效區
區何足示人世明幾亾地其質朴無文奉法不撓多

類是及其卒朝野惜之至以比包胥羅云○大司憲
金詮以父病辭免先是臺諫以內需司長利及忌辰
齋事累月伏閣侍從大臣亦皆倡之幾於得請其罷
去雖藉以言涉於不實實出於欲沮其議也且臺諫
言事既不聽納藉他事而罷之識者皆爲 聖朝惜
之及詮代爲憲長權敏手爲執義人皆望其期悟
天聽以終大事二人倡爲異論以爲不必以歷朝因
循之弊以去就爭之寢而不言物論鄙之夫長利與
民爭利忌齋辱先以瀆國朝因高麗之舊至今不除
有言責者欲及 聖明之朝而請罷 聖上亦必能

從而沮於二人之口惜哉二人本土類所推重而幾
死於燕山者數矣豈以涉世之險而矯其素節耶○
是月下雪中外皆三四尺人馬多凍死○十二月太
白屢晝見 命停元朝會禮宴進豐呈○自廢朝後
都城寺刹皆廢爲公府兩宗托虛名於青溪寺號爲
禪宗有狂儒數人持經帖而來寺僧囑下人尋其蹤
誣謂寺中執用鑰器將七馱而來呈訴捕盜將捕盜
將入 啓搜其家只有佛經數帖而已俱以實 啓
命致儒生於政院責諭放之還其經於寺以儒而取
經雖無行檢本非怪事而僧徒幻出飛語誣人以罪

至煩 聖聽其罪難赦臺諫侍從欲正其誣罔之罪而 上意留難末流之弊識者憂之○御 經筵大司憲朴說大司諫成世貞進曰朴永文不合六卿而上意愈拒柳世雄以捕盜將捕盜應行勾當而特加資皆慢朝爵襲名器宜急遞 上不允左議政柳順汀進曰近來盜賊興行莫之敢捕而世雄能捕治爵雖重而功亦大矣又曰京畿盜賊窟穴莫甚於仁川長湍差員當用武夫世雄加爵不次而陰護之弭盜之方不在擊搏弓劍而必用武夫順汀出身文地而以馳射多在邊徼引用之人皆故戎佐其不揆公議

之重而敢擅恣無識多類是○是月陰霾氣候如春三十日臺諫辭職以不遞朴永文之故也

庚午正月初太白屢經天初九日御 經筵先是臺諫累論朴永文貪黷愴譎大略則云反正之初永文主錄原從功臣賂遺公行於其門無功而善貨者爲一等有功而無財者終不得參使羣怨沸騰臺諫以是論列陰欲中傷語朴元宗曰臺諫及文士以武人而爲三公不合事體欲彈公而及於我宜預圖之使元宗挾己以禍搢紳此一事及囑軍器寺員擅出關內貫革閹人呵禁之時稱承傳而出置諸其家此二

事及爲工曹判書臺諫方伏閣請遞之時覲然詣闕
自訟又嘗爲捕盜大將其衛將柳世雄捕盜於牛峯
等處有功永文被劾在京不知何事而敢擅論功以
其從事官李海錄第二李海亦在京無寸功其意乃
欲移其賞於已也此三事臺諫以是至於辭職是日
元宗以領事入 經筵大司諫成世貞方論永文之
事元宗進曰朴永文之事皆涉曖昧臺諫所謂陰險
者乃出於與臣言之事臺諫欲駁我之言實出於尹
湯老永文少與臣同學射御登第時爲同年靖國時
爲同功義同於兄弟若聞此言而不與臣言是所謂

陰險也言之非陰險也貫革之事雖闕內之物如典
設司帳具外人有時出用臣亦武人前日有時出射
此不足怪捕盜論功之事亦書單子取稟政院非專
入 啓也近日臺諫過激至使朝臣不安臣竊憂之
成宗以功臣朴之蕃鄭有智於西征有功欲授清顯
以酬其勞夫兩人不知一字之武夫 成廟愛惜官
爵而擬授之六曹叅判况永文靖國之功不啻萬萬
乎永文以生員登武第嘗爲刑曹正郎時堂上皆稱
其能况今獲叅大勳位列二品其授工曹判書臣不
知其不可也且昔日臺諫有辭職而後已者今之臺

諫必欲期於得請且畏物論之攻已而然也世貞曰元宗所啓臣不知其意也雖使永文自訴亦何能過此耶成宗培植士氣使言路洞開至於廢朝惡聞直言當時大臣皆陰險之人嘗怨正士之排已至於戊午趙醢略盡自甲子之後誅殺如麻臺諫充位而已綱紀大壞人類耗斲服喪而食肉宣淫無所不爲反正之後餘習尚存不於此時激濁揚清則朝廷何日見清明之理此臺諫之責而元宗欲斥之永文之惡聖鑑所洞照而曲理之臣不知元宗所謂也於是元宗聲色俱厲曰臺諫之言每揣度人意人多

怨之然永文之事臺諫廢事已久姑宜聽之若旋復授此職則後之臺諫誰敢復議知經筵鄭光弼進曰臺諫辭職多日朝廷無紀綱耳目臣意急遞永文使臺諫就職可矣再三啓之言甚切至是朝元宗坐經筵廳議曰臺諫辭職永文當啓遞及至上前其反覆難信如是大抵此類志在富貴不揆國之大體田園臺榭務極崇侈聲色器玩唯日不足以此相高攘臂使氣雖在上前或厲聲色無所忌憚不恤公議由已而行唯希顏稍欲護公道而性復輕率意氣所發不更思量肆志妄行叨富尚侈與宗汀

無異反正之時以顏素有重名人皆想望其風致既極富貴所行如是物論惜之○十一日政府六曹詣闕請遞朴永文 命遞之卽位以來朝廷大事皆令大臣叅決而國是不定臺諫所言必相矛盾故 聖聽必留三思而冀致宰相共 啓而後聽之臺諫有所陳請必 命大臣議之初議之時每沮公論及臺諫強爭之日反以臺諫廢職爲辭而請之大抵前朝大臣以形迹爲嫌而苟從時議新進之人務遵姑息而以富貴爲志皆訑訑面從而無赤心報國之實一有踈遠之人憂國傷時奮不顧身者衆謂爲禍本使

聖朝無清明之治搢紳有履虎之危識者爲時惜之○十八日弘文館上疏大抵以依違淹滯不樂諫從善使大臣懷私遷就好乖公道耳 上教云深中時病其示大臣又 命其疏入內校理李沆之作也○二月 命罷憲府員前日青溪寺僧日精令寺奴誣以儒生多取寺物者憲府鞫之僧日精逃去寺奴則乃內需司奴也判決事李陌乃 大妃之五寸叔也本輕佻無賴執義李偉乃陌之堂兄弟嘗囑偉云內需司奴久被囚械 內殿頗憂之又囑掌令徐厚柳仁貴一日坐臺李偉問徐厚曰近見李陌否徐厚曰

見偉復曰說何言厚曰內需司奴推鞫事 內殿頗
憂之事言之其後柳仁貴亦以是言發臺中保放其
人諫院聞之先駁偉 上聞臺長語侵徐厚遂 命
罷之諫院又論其臺長與聞而不駁論 上命李偉
徐厚送西餘人皆左遷仁貴實成此論而不自劾士
林譏其掩垢覲然李陌亦左遞護軍知中樞府事○
金友臣卒少以謹厚稱 成廟在邸時爲師傅累遷
至丹陽郡守秩滿 成廟特授戶曹叅議其後累以
老職至資憲今 上特授知中樞府事子三人謀訢
詮皆一時名士謀端重不苟居官處家一遵繩墨人

不敢干以私卒於中樞府事訢識致清遠不拘小節
望之儼然卽之溫然處朋友極其歡洽人皆以公輔
期之早嬰疾病置閒爲工曹叅議而卒詮亦以清儉
自保富於文史時論推之三人氣像不同而皆歸於
正其子孫亦多有名於世福祿之盛一時無比但其
暮年或於後妾欲成之爲妻疑阻子孫使不得盡其
歡喜是可笑也○三月桃李無華旨風屢發自正月
不雨旱徵已見 命益嚴酒禁○初五日領議政朴
元宗固請辭職以金壽童爲領議政元宗生於豪貴
發於武舉歷職清顯不拘名檢及其遭難運機處置

得宜遂成不世之功雖樵童牧豎亦知其姓名及其
大拜自量其不厭衆望折節謙恭僨勉公論而不學
無術麤厲之氣發見於不檢之外雖在 上前持論
者一忤其意亦暴露形色不敢自戢然其天質確實
去就不苟至是力辭時論嘉之壽童端重多知自爲
儒士及至大相人莫能議其是非當燕山凶殘之時
被寵任相而亦能隨時低昂上不獲罪下能活人搢
紳之士多賴以全當時在位者競治第宅務極華侈
苞苴成市門墻如沸壽童獨不然及舉義之日成希
顏往諭其家不詭隨不躁動從容審度然後行士林

服其量至是拜首相人情稍洽○二十八日興仁寺
舍利閣灾 命推鞠儒生及傷近居民寺本新羅故
刹我 太祖悼 神德王后之亾 命厝寺內仍創
舍利閣帶高五層嵬立都中且藏寶物佛經于其間
自燕山朝廢爲分司僕寺 上卽位後因爲公廨先
是火焚其寺只遺舍利閣及大門至是 大妃命中
使移佛經于內需司儒生尹衡等本無賴或劫奪凌
辱之翼日夜初鼓火始起光焰撐空火雲蔽天都城
內雖窮谷幽竇之中纖微必照 上初疑奸人欲藉
以作亂內間洶洶久而乃定 上大怒臆指爲儒生

所爲卽 命囚西學中學儒生及寺四傍十家內儒
生與居民于禁府以不卽捕囚譴責禁府特罷經歷
金備官又令領議政金壽童刑房承旨李希孟往治
其獄事出於無驗必欲得情於刑杖之下雖臺諫侍
從三公六卿連日伏閣以爲儒生不宜以取佛經偏
疑火燒亂施刑杖而 上愈拒之終始刑訊果無驗
乃以凌辱中使欲罪之推官等 啓曰以儒生而取
佛經中使之移經廢剝本非其所無律難坐 上自
筆尹衡等罪尹衡以首謀杖八十外方付處其餘咸
杖贖停舉或只停舉臺諫侍從又論不當以自 上

造律尹衡又不宜杖流 上命免尹衡付處壽童以
首相見 上過舉而不能強爭推驗細瑣本非所職
而俛首不諫士林恨之以爲鄙夫難與事君矣○是
月霜降失節草木有焦萎處○四月太白晝見初四
日倭奴始來寇三浦倭奴與我雜處滋蔓日久狃本
國無備驕傲成習平時鎮將少忤其意必庭辱之惡
言至以刃加頸爲鎮將者亦多庸鄙掩護屈辱以苟
歲月人人知朝夕有不測之患而廟謨常主怡愉欲
擇邊將以鎮定而薦用之人皆新進喜事釜山浦僉
使李友曾本駑怯而虛誇御倭無節供設土木一欲

以威劫之或以繩懸倭首於木末彎弓射其懸索人皆懷毒而外懼節度使柳繼宗亦麤鄙武夫馳啓褒羨朝廷賜表裏以獎之諸鎮爭尚苛暴左道水使李宗義亦要功斬居倭海採者十餘人挑怨致寇坐此二人前一日倭船多犯海邊浦人偵報友曾罵遣之移書諸鎮而亦不備虞初四日黎明賊分攻齊浦金山浦兩鎮皆不城守賊至帳下主將方覺齊浦僉使金世旬匍匐城爲賊所執拘置不殺友曾自以其身裹草菴中隱置室中賊索出遂鬻分之友曾兄友顏并被害兩城老少及鎮軍皆屠戮之遂進圍熊

金句從

川東萊大抵賊衆不過數千以盛稱鉅長爲首行軍布陣頗有紀律間出遊兵焚劫里間烟焰漲天時昇平日久民不見兵吏民無人色奔竄恐後右道節度使金錫哲領兵欲援熊川而所見兵纔數百自以衆寡不敵實且畏怯不能前進屢爲賊所敗退保昌原地面初七日熊川縣監韓倫棄城遁去遂陷熊川南面五鎮且管倭使往來供億盤求府庫之積倍蓰他邑一朝皆爲賊所有其圍東萊者兵少勢孤而縣令尹仁復抄卻以相持倫被圍手足戰動罔知所爲唯循城戒將士勿射賊有愛妾瞰賊之退欲開門出之

城中擾動皆云主將遁去故城速陷賊入城縱掠府庫蕩盡或劫勅縣人輸其虜獲于船上日置酒高會不復設備金錫括本俳優無賴諂事權貴得專制南方臨難無策喪師感境唯日請使告急于朝廷而已事起倉卒朝廷亦無勝筭會議朝堂宰執有欲定和緩寇者乃命前節度使黃蘄柳聃年制置慶尚左右道禁軍百餘分屬去黃蘄頃以貪酷失職家居受命出門便攘臂大言曰如我者早日本屐當雨便施耳禁軍從征者白晝攘奪人馬京師惡少乘此恣行劫掠有司不能制識者云將驕而卒無紀律何以禦

敵又命叅知安潤德先加資憲往體察慶尚道潤德浮誇駑怯本非將才聞命驚惶遷延不發以待前師利鈍苟過十日乃發又命左議政柳順汀爲都元帥專制軍事順汀又憚行於上前啓右議政成希顏好謀善斷可委大事希顏則又曰順汀諳習軍事無出其右上意亦鄙其當事苟安特命順汀往黃蘄柳聃年等破賊倭寇侮我無禦乘高結陣欲盡輸府庫之積而還黃蘄等分三道夾擊令舟師圍賊船賊素飄忽不能持久見舟師壓海心動不能止遂奔竄山谷欲保其舟蘄等乘勝縱擊殺獲甚衆

及爭舟溺死或蒼黃上船船不能任敗覆亦多安潤
德時退在密陽聞捷大喜上叨朝廷多有張皇僞功
之辭聞者大笑其幕僚金謹思者攘臂曰平賊有大
功纔得頂王心實未快又求衣於朴永文云朝夕且
衣此服朝廷竟論功狀金只給散階時人云金公辦
衣輸與他人○平城府院君朴元宗卒元宗生長膏
梁少落托不羈出入屠肆學射御中武科歷清顯遂
折節讀書通大義不隨俗浮沉月山大君夫人乃其
姊也被污燕山遂染疾而死心常快憤時成希顏常
隨燕山遊望遠亭令宰從賦詩希顏詩有聖心元不

愛清流之句燕山大怒以爲譏已遂落職家居燕山
亂政日甚宗社危急成公素多大略欲廓清昏亂
推戴聖明無與規畫悒悒無賴意朴公可屬大事而
本非同好難於發言有里人辛允武者往來兩家甚
狎昌山遂令試微意平城乃奮袂而起曰是我日夜
蓄積也昌山乃暮抵平城家各痛哭叙平生忠義宜
許國以死男兒死生有命豈有見宗社危在朝夕
而不恤乎於是兩公歡甚洽居數月公等自以孤立
難成遂以其意通于柳順汀順汀遲回久之不能快
從然業已同之僨勉而已遂徧諭朴永文辛允武洪

景舟等令各倡同志所糾合者率多武夫不規義理樂因事就功不謀而同所在踊躍九月初二日燕山欲遊長湍石壁扈從宰執只許率丘史一人公等約是日閉門拒守推戴晉邸區畫已成燕山命停是行將士思奮機事已露勢不可止公等議初一日夜半會將士于訓練院部分令邊脩崔漢洪守內城東沈亨張珽守內城西倉卒無見兵驅役夫以衛公及成柳兩公直詣光化門前數百步許立馬成陣公揮扇指揮容止若神令辛允武率勇士李濬等十餘人先擊殺慎守英次任士洪次慎守勤守謙則時爲開城

留守故欲待事定後徐遣人誅之守勤等雖憑藉權勢怙侈無狀而當時迎合亂君實傾國本者豈無其人而獨誅此三人者守勤素驕縱不軌而又爲國舅則將有跋扈難制之勢故急除其羽翼耳公等初議具壽未有導淫宣惡之醜欲並除之其族姪具賢暉者知其謀奔告壽永壽永詣訓練院乞命公等賞之允武之擊殺三人也李濬嘗持鐵椎伏路左令別監一人持命牌促赴闕彼且驚惶詣闕濬奮擊墜馬頭腦皆出守勤被擊墜地有奴一人覆頭上以身當椎濬遂並擊殺之濬手殺四人飛血滿面衣服盡赤欲

僞其功數日不類而易服觀者醜之平明百官皆會
而有不知其所以者入直都摠管閔孝曾兵曹叅知
柳涇先出承旨李堦次出尹璋曹繼衡又出入直軍
士皆踰城出附初禁中聞變莫測所由燕山坐差備
內召承旨等入坐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變恐是
興青之夫相聚爲盜耳其亟召政丞及禁府堂上以
處置乃命李堦持管鑰巡審闕門堦先令人出門審
知朝廷已有所屬遂抽身出門燕山聞堦已出門遽
前把尹璋曹繼衡袖二人佯爲遜避揮而出欲從門
竄出繼衡時所寵弄之臣守門將士欲持而邀賞掖

詣軍門公等亦貫之闕內宦寺及諸色人等皆出唯
後宮倡流相聚號哭聲震於外於是會議戟門內留
柳子光李季男守闕門以備廢主奔逸公等率百官
詣景福宮門外請命于 慈順大妃俄而開門引入
公等詣勤政殿西庭列坐令柳順汀鄭眉壽迎 駕
于潛邸 上避于平市署傍人家順汀等坐里門外
再三勸進 上以戎服御輦備法物以出市不易肆
父老呼萬歲有流涕者日午入景福宮柳子光欲循
霍光廢昌邑王故事致前王於闕中告 大妃以廢
主之故公等議止之日未暮百官班定 上卽位于

勤政殿頒教四方大赦教書乃都承旨姜渾所
草少知名當世及被寵燕山因經術以文亂政阿諛
苟容一宮人死燕山悼惜令渾製哀詞及齋疏極其
婉麗自是恩寵日厚至是草教書輒書輒抹終不
成文理時人稱狐魅之文暮夜得肆遇明自沮云大
抵廢主之事出於昌山而成於公轉危為安變禍為
福實東方萬世之業也但昌山資性果決而無學術
菁川則性寬懦而無所執公則麤厲無稽雖忠義所
激功在必成而施措失宜以舊恩容賊臣柳子光以
基後日之禍瑣瑣姻婭皆授鐵券以賂之多寡第功

之上下連車續狗之譏至今為病公自功成之後無
謙謹不居之實治第葺義洞極其壯麗欲窮耳目之
慾及為首相深察負乘之禍牢讓得謝人以是躓之
身死之日朝野如有所喪上輟朝悼惜恤典有加
欲親臨其喪以時方有倭寇有司沮之○五月開
城留守李世英卒世英律身清儉不隨世低昂國法
都承旨與政批故多所關請世英為承旨獨拱默不
言政曹堂上嫌其自擅告曰令公何不一有所言公
曰奉寶璽出納王命承旨之任若其進退賢否各
當其才有司在焉同列愧謝及安潤德繼公為承旨

不旬月官其姻婭舊恩殆盡時人尤重公之介焉時方以公輔期之不幸早世朝野惜之

癸酉四月 上嘗患政出多門士習凌遲欲 親御視政商確人物令該曹品題以充庶官收議宰樞宰樞議謂如進退大臣當收衆議斷自 聖心賤微之官何必親經 聖慮乎故於是政唯領議政左議政及鄭光弼及臣紆承 特旨其餘皆應故事備望受點翰 上意亦非欲親標下官欲於商論之間視其人物高下且以宣洩下情大臣乃以尋常上議物論非之○十五日以咸鏡道觀察使鄭光弼爲右議政

乃領議政成希顏之薦也有器局善應接言貌休休而睦眇甚嚴希顏常服其度量謂如光弼可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敬之如神明至是力薦之由監司而加階加階而爲贊成贊成而爲政丞皆希顏之力也三公有闕朝野皆屬望於領事金應箕 上卜相於宰樞宋軼薦應箕柳洵意在應箕而重違希顏之旨並薦鄭光弼希顏獨揚言曰今日擇相當以光弼爲首以申用旣爲次如應箕雖如精金美玉當國家有爲之時無能往來且已位極樞府與聞國政不必更登台司實沮其入相之路也應箕踐履端重操存誠

敬平生無疾言遽色大為成廟所器重希顏不稽
衆論妄加譏貶取舍顛倒朝論惜之○十七日開
昭陵舊塋昭陵之廢前史但記后母弟權自慎
與成三問等謀復魯山見誅后當坐廢因政府之
請廢為庶人云不詳記其始末昭陵配顯陵在
東宮德儀兼至大為英陵眷慈年二十四誕魯山
因難產致病不踰日薨逝及光廟卽位魯山避位
于寧越越四年丙子舊臣成三問朴彭年李壇等同
謀復竟未果而敗所與同謀者皆一時名望自慎之
得與是謀昭陵之坐自慎見廢皆不可詳知歲丁

丑光廟嘗於禁中晝魘有恠卽命發昭陵其
時使臣先剖石室欲以昇出梓宮重不能勝軍民駭
恠卽為文以祭之梓宮乃出暴置三四日旋命以
民禮收葬發陵前數日夜半有婦人哭聲自陵
中出云將壞我室予將疇依聲動里民未幾變作雖
遷瘞丘原頗著靈異村民有觸犯其舊陵木石者
輒有風雨相戒不得近父老有目覩始末而詳說之
者及今追復天示警諭朝論與聖斷克合得伸五
十餘年神人之寃宗社大幸而只以遷瘞倉卒修
省曠久恐不得見法物至是開陵內外梓宮皆有

形體斂襲全完改用梓宮只用以法衣填其空闕耳
嗚呼豈非天也五月初六日 顯德王后復祔 太
廟祔謁升祔一依初制陪享在庭者無不感歎新
陵在舊 顯陵之左相去不遠只隔松杉下玄宮後
兩間松木數條不四五日無端立枯視役提調張順
孫等命工人斫去正開其殺 兩陵更無遮隔人皆
以爲精爽所感又於開 陵日環舊 陵白日大雨
俄頃而止吁可怪也○二十二日夜大雨 上以畿
甸旱荒咸鏡道饑饉於本月十五日避殿減膳至是
大雨自辛未秋連歲不雨雖有糜糲不能優渥田無

餘潤泉澤俱竭而畿甸爲甚咸鏡道自去年焦旱北
青近路八邑野無青草今年春民有賣子鬻妻野有
死人輒取其肉以充飢未幾亦死有一女其母老且
盲扶携丐食度不得兩全携上一嶺令暫休息女卽
痛哭潛還其母顛頓路傍而死聞者惻愴賑恤敬差
官韓效元馳書告悉朝廷方倚海運不力爲之處置
海運船穀自咸鏡飢荒後遣官造船試之幸今夏無
風二船得達安邊今又遣官運慶尚左道江原沿海
官穀自左道至江原至安邊海路蕩蕩無島嶼可依
若遇風濤人難施力偉冀二船以救倒懸人皆知其

不濟○六月初八日政以 特旨授洪淑為禮曹判書淑起自寒微兄弟三人更衣出入晚學科舉之文登第不十餘年致位嘉善庸鄙無識貪吝財利人知麤鄙至是擢為刑曹判書今又特除禮判物論駭恠大抵當世所尚唯循默好言笑者為宰相體貌爭慕效之故 上之所進亦如是銓曹注擬三望 上或抽籤落批物情大沮○七月大雨水京師平地水深數尺傍川人家多漂沒久遠石梁處處崩陷都城外人多溺死四方皆被水害山崩城潰壓傷人物不可勝記自 上即位以來連歲旱荒民不安業 上雖

誠心字撫官吏循習弊政不恪奉職苟就文簿百方侵漁軒陛之情不達朝廷朝廷之令不行四方屑屑焉唯文法細瑣是事識者深恨國體之不嚴紀綱之未立也○領議政成希顏卒希顏性坦率多大節立朝慷慨志尚不苟而不學無術又不能下人受過悻悻自好相業草草功名大損舊時卜相之日攘臂大言曰金應箕一千不能易一申用漑申用漑一千不能易一鄭光弼其妄言不顧多類此也其力薦光弼非但用私款亦以逢迎光弼嘗有葭莩之重故耳不數年首相金壽童朴元宗柳順汀及希顏相繼以亾

舉朝惶駭壽童端重寡欲而善柔碌碌雖非社稷之臣亦一時良善三人者皆中興元勳得君最專而功烈無聞然皆一世之名望肆情極慾相繼淪亾物論恨之希顏嘗鍾愛平壤妓申哥者強情致病實是厲階云服喪之日妓卽被髮跣足逃隱人家後爲法司所追捕人曰成公之明足見一女之情狀而蠱惑已甚至於將死之日亦以是妓託其子慄吁可恠也○八月國法奉常寺主議謚自中興以來謚議不正特命弘文館應教以上往叅駁議是時謚金壽童曰頃順公柳順汀曰武安公政府以爲名實不副令奉

常改議邇來議謚之際其子孫奔走干請必欲得美謚而後已故小不稱意輒復追改故所議皆不得正有武官叅靖國功臣名張珽者死安彭壽爲奉常正受其請斷謚曰忠烈公自是謚號無文忠兩字則人皆恠之○九月闕內梨花盛開議斷柳軫全家徙邊軫迫逐老母刼殺弟房在法當誅只以不孝不悌本無定律義禁府以罵詈父母擬律朝議亦以此律正罪爲言 上命全家徙邊獨諫院執不可 上又命侍從會議合議以爲當死 上特原之朝廷多歸美上好生之德而不念刑政之設莫大於不孝姑息之

恩終害大仁自中興以來刑法不舉奸臣誤國為昏
為妖者一切不問反崇以爵秩例加功臣之號彼且
揚揚自以為得志無復忌憚故一時風俗頑然無耻
惟利所在不顧紀綱犯禮悖亂者不知為惡故軫也
得免鈇鉞可勝痛哉柳本世族至子光以庶孽卒起
因時多故得售奸智傾險喜事殄滅善類中興之時
因緣希顏復叅勲列又欲以傾危之習濁亂清朝禍
福有徵卒窮厄海濱以死將死兩目全瞽者數歲及
其死也朝廷許其子孫收葬軫忘哀暱色卒不奔赴
房亦託病對客飲酒而不見父葬卒淪胥以亾豈非

天也○右議政鄭光弼嘗於 經筵極論選上奴子
各府皂隸各鎮水軍丁單役重將不能支請料理疏
數勞逸使之安業旋 命收議宰相皆以循舊為便
光弼亦依違無所建明初光弼入相議者皆云光弼
必為恢大之體深遠之規以收人望及其第一建白
不過皂隸數事而更無所著識者惜之○十月初四
日夜大雷電大雨且風前月花復開今又有雷議者
以為紀綱凌遲刑罰無章之徵矣十四日夜大雷電
且雨 命停泉站打圍十八日無雲白晝雨雹且雷
聲甚壯○二十二日議政府奴鄭莫介密告朴永文

金句從
金句從

辛允武亂謀先是以雷變避正殿至是仍御思政
殿月廊親問獄事夜四鼓乃罷二十三日夜俱得叛
逆言狀二十四日朴永文辛允武皆以逆論置之極
刑其子皆處絞家舍分賜推官永文家財專賜莫介
特除莫介爲堂上上護軍別賜銀帶及儀章鞍馬承
旨李思旬金克幅特加嘉善尹希仁柳雲以問事官
皆階堂上思旬亦別賜金帶上初欲援盧永孫例
推官及告者皆欲加功臣政丞以莫介告變後時爲
辭上僞勉從之莫介本賤隸而狡猾無比嘗出入
朴辛兩家甚慣朴永文素凶猾疾士類排已每恨朝

夕不得柄用怨誹朝廷日甚十六日泉站打圍永文
爲大將乃生禍心昏抵允武家謀不軌莫介狐伏以
聽凡言辭曲折多是莫介傳會構成難以取信大抵
永文欲變置朝廷以快己志允武每舉事勢以折之
永文有同堂決死之語允武素弱僞勉曰曩與君共
盟平城第吾何忍背君當從君周旋云云中興之時
平城與兩人皆武夫崛起本圖富貴而不揆義理故
當有隨時處置之約而未詳其所云云也莫介者日
夜謀度嘗夢縛置車上臨刑至軍器寺前便騎駿馬
儀衛甚盛覺而思之曰是吾祥也乃決意告焉獄事

無他驗兩人言語莫介聽焉故專以莫介告狀覈問
兩人朴永文連受二次猶諱允武本多病不忍大杖
每下一杖輒云然矣然矣國朝凡干亂謀皆用麤削
杖執杖者連下十杖則臂指酸痛不能更舉又施烙
刑獄詞一傾則更難伸理允武一次先服永文亦服
大槩永文蓄積凶禍發為言語允武聽容凶謀罪在
不赦而兩人嘗記犬馬之勞列位宰相而以語言所
發輒論大逆本不厭衆心而並其子就誅又無末減
之科行道傷嗟允武臨刑呼執義金協曰金協金協
國家聽用奸人之言以語言微故輕殺大臣君何不

金從

極力救之協素恒無識疑其有恠其夜明燭不寐令
奴婢達朝諠譁以解恠物論咤笑宋軼及李思旬等
自以為討賊有力動色相賀凡朝廷恩赦等事皆贊
成之希仁本刀筆小吏柳雲號名士同陞堂上時人
號為三折衝上特以莫介為忠誠節義之士內賜
寶物無筭士氣沮喪勢難復收莫介嘗具儀物出行
市井無賴間里小兒擁馬前後使不得行或有慕榮
嘆賞者或有輕鄙唾罵者朝論耻與同列而以 上
所尊重時宰所倚屬莫敢發言莫介所告有永文欲
推戴寧山之語宋軼首倡以為寧山既涉賊謀當竄

避裔其意蓋欲循甄城故事也 上教懇惻云曩者甄城之事反正之初事勢蒼黃僣勉從之至今傷痛豈宜心知其無妄而乃加之罪乎宋軼廷爭不已柳洵盧公弼素老病家居不與朝政軼等劫出共爭又囑六曹叅議以上宗親二品以上共論請金應箕稍有學識以爲寧山之事不當請罪性本軟弱不能立異憲府員多驚怯合司詣闕衆謂申解寧山無妄反請罪益急大意欲苟循時宰之旨且妄忖度 上旨雖外爲懇惻之教而欲觀臣下意趣故不顧物論而敢請朴說內明而多慢洪彥弼陰譎好計故實主是

事其他臺員皆庸流不足多責軼等苦爭數日度上意不回乃退○十一月左議政鄭光弼於 經筵啓曰忠厚之風國家元氣柳子光翊戴之功古今所無不可以其罪而削勳籍今吏曹所汰員皆魯直無文不可遽遞其職其所盛稱柳子光之功者專以逢迎推賞莫介之旨且欲慰安失職功臣云欲存汰員者亦容悅雜類以爲有宰相器度也物論嗟惋○十二月持平權撥獨 啓鄭莫介僭賞事 上從之兩司各引咎而退先是撥以莫介事議諸同僚皆以爲當 啓更懷疑畏屢變其辭至是兩司以子光事詣

闕猶依違不 啓撥乃別 啓仍駁諸僚大司憲朴
說素狹迫憤其見駁怒形於色欲以爭辨度其理屈
引咎乃退人皆以推賞告變之人 祖宗朝故事今
不錄功臣大有商量不可更有他議多以撥之立異
爲過而不知僭賞口舌之功叨列搢紳之班末流之
弊有不可勝言者○命行內農作國俗於元月望日
縛藁作穀穗連箒像多實架木通索以祈年穀闕內
因國俗稍煩其制模像七月篇所載人物以爲耕種
之狀初非欲作奇巧亦是務本重農之意至末流左
右分邊有勝負勝者有賞官吏工匠競作新巧假物

作形極其真妙搜括物色市肆一空有文官李蘋者
素深刻有幹能政院啓屬右邊故事六承旨分屬左
右有屬左邊者屬其僚下曰李蘋在右君等之事去
矣僚下卽奮袂曰我輩辦事豈在人下乎相與爭長
物論嗤鄙以今年觀儺觀火不宜更爲無益之費究
極戲具臺諫侍從並請勿行皆以 祖宗故事不宜
頓廢 答之政府以十五日適月食中外修省救災
不宜更設玩具 上以農作不必於十五日觀之雖
退日觀之無妨云臺諫侍從累論其不可 上乃曰
農作自是歲事之常不當停罷強言辯詞必欲觀玩

雖舉國爭之而不納大小沮恠

甲戌正月元日行君臣會禮宴野人島夷皆偃僂主
臣禮儀莫愆大小和豫但時尚苟且滿庭杯盤率惡
難食都承旨李思旬素誇誕不習禮儀是日舉酌奉
花迷錯失次盧永孫本賤卒起自告變位正二品物
論唾鄙而 上偏重待之每宗宰進酌必參是日未
孫進第五爵宗戚勲舊皆不與焉庭中仰望不覺嗟
惋○諭政曹以高世輔為惠民提調世輔之子曾為
惠民教授政曹以此 啓稟特命與河宗海相搜宗
海嘗為活人提調故也世輔宗海皆燕山朝淫嫖之

金句從

臣世輔尤愆憑不測反正之後仍為醫長頗通干請
至是始 特命授官 上又留神雜術如地理談命
之流皆被引接錫以 御衣術人趙倫嘗出入無節
云○二月 命追削反正日入直承旨尹璋曹繼衡
李瑁等功券靖國功臣大抵皆姻婭請屬權句高卧
門外姜渾柳洵朝服詣闕被拘軍門皆錄功籍特此
三人見廢主窮困投身托命而反誑誘走出物論所
嗤至是 上以節義責臣下 命政府六曹收議柳
洵少氣節而無是非獨 啓曰臣是反正日首相聞
變蒼黃莫知所出而亦與勳籍覲然治世臣與三人

金句從

實同形迹不敢獻議聞者是之宋軼被寵廢主位至
崇品反正之日奔走顛倒得叅勲錄是日獻議獨曰
人臣失節罪當萬死當以法從事云云又曰臣於廢
主亦失三綱唯知推戴 主上而不覺有廢主其頑
然無耻多類是也○三月兩司合 啓宋軼洪淑尹
珣姜徵不合本職宋軼本患失鄙夫貪饕無耻循致
宰相無一善可稱嘗丁父憂頑然在家治第興德洞
持服乘輿白晝往來覲然不憚建置田土於未柔等
處數百結請邑倅用官人治之又徵索李允儉允儉
為平安節度使素諂佞多造舡隻滿載以送受而無

詐納賄多濫又嘗大言曰使我理陰陽經邦國則病
矣如食祿循途吾所堪也洪淑不學無術貪婪無厭
壓良為奴婢好為訟端掠取人田民喜言笑取媚上
下自以為酬酢世務無出已右 上亦以是多之驟
加崇品叨叅政府家本貧窮兄弟易衣以出累為要
官率為豐饒畜官妓為妾家極精麗妾非段紗不服
尹珣偷寵燕山登第五年亟為資憲其妻亦為燕山
所寵出入宮闈頗有醜聲人云珣之資憲乃是王八
債云入 聖朝猶冒爵秩眷待其妻無異平日物論
鄙之性復猥瑣嘗為咸鏡道監司適飢荒民多相食

不以爲意日以簿書叢脞爲事姜徵素暗劣無才行
居官無狀近年以來上勵精爲治責望宰輔而率
多庸頑苟且歲月其中如軼如淑上所倚重而依
違日甚如珣如徵人所指笑而猶冒六卿公議拂鬱
而猶以朝廷宰執多是等流便加區別恐開禍端至
是諫院先疏以聞不撫指其實唯論其大槩蓋不欲
迫之以形勢唯望上之斟酌進退且因其辭避而
罷之庶幾得體既發之後物論愈藉不得已合司
丙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右丞旨申錦還自魯山致祭
來魯山墓在寧越郡西五里路邊頽墮高僅二尺許

叢塚傍列而邑人傳稱君王墓雖孩幼皆能識別且
諸塚皆以石傍列而獨此無云當初不諱之日鎮撫
來莅刑逼自盡暴屍於外邑宰及從人怯於滂威莫
敢收斂郡首吏嚴興道者臨哭卽具棺斂襲棺則適
官奴作棺畏火藏諸郡獄取而用之而恐有異論卽
時葬于此云史云魯山退在寧越聞錦城敗自盡此
是當時狐鼠輩阿媚之筆也大抵後日修實錄者皆
當日從憑者癸丙日錄類多如此或云魯山墓有忠
義輦潛拔依法物移葬亦是浪傳但邑人至今哀慟
設祭以祭之至於吉凶禍福皆就祀雖婦女猶分明

傳說爲鄭麟趾奸賊輩所激致令我君不終嗚呼自古忠節之士不必出於世胄華族當時販君規利必置其君於淫禍然後快於心者其視嚴君爲如何哉而使村婦里童心不知君臣之義目不覩凶變之事而至今快鬱不平不知其言之出於口發於聲可知人性之難誣也 昭陵配 顯陵在東宮德儀並至大爲 英陵眷慈年二十四正統辛酉誕魯山因產難致疾不踰一日而薨 光廟卽位魯山遜位于寧越越四年丙子舊臣成三問朴彭年李埏等與 妃弟權自慎謀復魯山未果而敗自慎見誅 妃當坐

廢丁丑因政府之請廢爲庶人發 昭陵出梓宮暴置三四日遂遷瘞黜祔廟主使 顯陵獨享 太廟爲神民之憤者五十餘年至正德壬申朝廷請復昭陵臺諫侍從至於儒生言之經年未蒙 允許摺紳之列或有畏禍顧望者余與柳從龍書癸酉四月十七日開 昭陵舊塋改用梓宮卜新兆於 顯陵左岡校理臣李紆輓曰扶日昇黃道乘雲事異宜理當歸有極天合照無私 宗社開新慶乾坤定舊儀微臣陪素仗和淚寫哀詞五月初六日復 顯德王后祔 大廟一依初制陪享在庭者無不感歎

雜著

偶見安園樵所錄並書篇末

癸酉 命復 昭陵 昭陵之廢逆天理拂人心神
民之憤久矣臺諫侍從以至儒生交章論之至於經
年而二月十八日震 宗廟園內松木 上驚懼親
祭慰安遂 命復 昭陵遣禮曹判書金應箕求得
舊梓宮移卜 顯陵左岡復尊號顯德祔 太廟豈
特快雪幽明之寃乃一國之大慶也先是 昭陵舊
在安山里其里有齋社前臨大海丁丑秋社僧夜聞
婦人哭聲自海中漸至山下而止厥曉社僧往視之

有柩棺泊依渚中驚恠莫測卽刈草覆之小加渚土
掩匿其迹自後潮汐流沙積聚成陸不數年便生草
作爲岸素無瑩域只以土高處指爲藏棺今覓梓宮
莫的所在令軍人列立渚邊齊掘其泥生處以至山
麓未得見無可奈何監役官言夢神人加掘深一尺
許之語更掘深二尺許泥土之原未半始見柩板壁
立是梓宮形迹遂得法物云云

關西奉使錄

庚午八月二十五日 上御思政殿講文官吏文耜
及金國卿申止叔受點入講講後 賜酒各引滿扶

醉而出歸卧本家日暮政院招我強赴 命則以平
安道龍川人民越江田獵湯站指揮聲以持兵犯境
囚諸本站將欲申報 上曰是雖站人恐動之辭事
係上國朝廷以為急故 特命耆往觀便宜仍 命
即日發行因日暮出宿本家待開門登道歷五日抵
義州即使人致款于湯站指揮辭以愚民不畏邦憲
輕踐上國地界罪當萬死然實無干擾之辜且欲究
問過江緣由乞賜放還指揮果放送耆仍留推問前
後越江田獵人等龍川人太半不服故久淹六旬一
日於林畔館夢見浩叔即賦一絕以為平生與浩叔

情好甚重故雖於窮荒寂寞之濱亦復神通夢寐後
旬日聞浩叔亦出使咸鏡以閱軍實仲冬初八日耆
在鐵山郡聞家君不平顛頓馳還月十一日還京留
十餘日遂逢大酷一日有傳浩叔簡浩叔在明川夢
見我亦賦七絕三首以贈我退計日月我之夢浩叔
是乃浩叔發行之日浩叔之夢見我是乃被酷之日
且浩叔詩有共直峇堯玉署清之句俄而浩叔以弘
文館典翰徑還耆亦以本館應教丁憂夢中所見皆
有所符殊可怪也按浩叔乃李沆字也沆少有才名
歷敷清要先生與之親熟矣後托
附衮貞芟夷士類先
生遇於舟次責絕之

書日錄末

耆不幸早中科第歷仕廢朝僨勉從仕爲便養出爲
聞韶天日重明釐革庶政首召侍從踈外之蹤輒肆
狂瞽累蒙 天獎出入十載感激承 恩超取顯美
當時同輩已側目矣自視歉然思糜身報效第學無
經據性復踈頑兼以卒起人不見信推賢好士處之
無方馴致不測之禍特蒙 天恩俟罪田廬一時士
流亦皆貶竄趙公孝直受 君命而死嗚呼人之云
亾豈無所謂乎公性至孝自少慷慨有大志博學力
行逮捷高科躡盡清顯凡所設施不撓於人不離於

道士林咸推重焉當國家中興之運朝野望其維新
之治故公獨凝然建白請復先王之法度知無不言
言無不從自以爲不世之遇修明教條庶幾更張
天眷日隆擢用不次特除公大司憲以副羣望把握
紀綱令行禁止然後來諸賢年少氣銳改絃無漸觸
冒險阻物情大乖公與申大用權仲虛欲調適兩間
冀不至敗闕而新舊慕之以至今日斯豈人謀之不
臧哉噫是非雖混於一時情狀必露於後日何必云
亾也如耆者爲臣無狀罪釁交積詆訶萬端尚能張
口待哺向人言笑豈非頑然一醜物乎吾與趙公最

親且知死生以之者也今當垂死恐吾子孫不知我
交情之不負幽明故庚寅除夕乘醉信筆書之

自叙

夢翁本韓山人也自稼亭文孝公牧隱文靖公俱以
文章德行著名中朝著龜一國簽書公諱種學盡節
先朝畢命改社良度公諱叔畝歷仕五道觀察使爲
刑曹判書淑問無寃終知敦寧府事臨終戒子孫曰
年過七旬位登二品死何所恨但恐子孫衆多不免
飢寒爾揚歷中外家無長物祖叅判公諱亨增立身
清苦爲洪州牧使一介不取與於人至今人傳誦之

寔生先府君先府君生未踰月適丁徧罰祖母趙氏
遽捐館舍鞠於前朝王氏順寧君夫人趙氏勤勵讀
書取科第立朝四十餘年所在以清謹名教子弟撿
飭無外慕翁生於漢都長於嶺南關東各隨先府君
之任也年十四上頭陀山中臺寺讀宋史慨然自憤
作萬言書欲自獻先府君戒止之有一老宿持戒頗
嚴發言有道理又喜之欲叅焉寺前絕壁巉立積雪
暎窓中夜讀書激昂千古及還都下塵埃汨沒俗尚
紛囂子子無與言時從閭里慕博過日精銳消歇更
與浮沉歲辛酉中司馬試同榜若金國卿鄭叔翰成

蕃仲柳從龍俱勝友也及遊泮宮李希剛沈貞之李
公仲李彥之金夢禎宋宜之和父景愚俱與同處相
與磨礱幸不失步然若向時所期待則已十損八九
矣又不幸早中科第歷仕廢朝僂勉從仕唯用酒以
自況為便養出為聞韶倂倪默簿領矜束待人已不
堪矣天日重明釐革庶政首召為侍從疎外之蹤輒
肆狂瞽累蒙 天獎出入凡十數歲最承 恩遇超
取顯美而當時同輩已側目矣自視歉然思糜身報
效第學無經據性復踈頑兼以卒起人不見信推賢
好士而處之無方後來諸賢年少氣銳觸冒險阻物

情大乖焉申大用權仲虛趙孝直輩欲調適兩間不
至敗闕而新舊甚之以至今日噫斯豈特人謀之不
臧哉廢退居陰崖簡絕人事閉杜省愆疏泉引沼誅
茅架亭嘯咏舒放時復得酒痛飲連旬不起盥櫛久
廢塵垢滿爪頰隳委靡精神憤耗踽踽荒墟如夢中
譖語或覩縷文字發為詩句更無警策積閱習成更
謀深閔移卜兔溪人迹復絕村烟極少山高川深終
日徜徉與水禽野獸忘機往還踈野之性偶愜幽期
又與李灘叟居不遠清風朗月輒用一擢相就坐石
吟詩高慕仙踪釣月清流又魚秋山興復不淺焉每

自幸三十年前媚于君親出入榮光四十年後優
暇田畝飲食自如復得僻絕之境以爲主豈非天地
間一勝事哉追念舊時儕輩凋喪殆盡所餘纔數人
而已復作畸於世殊可怪也翁新卜兔溪舍號夢庵
因自號夢翁翁之性汎愛而人不親厚施而衆不德
好善不篤惡惡無勇依違一世漫浪時日推遷到五
十一歲翁之大略盡於是矣若其犬馬豺獾之性稟
出天分入地不歇恨無所施爾天復假以數年使得
優遊江湖歸骨故原則溘然長辭如甘寢焉祇恨荒
窘殘年薄劣不得返故丘守松栢有時薦享子然一

身反顧無後繼怛悽傷懷如不欲生又念人生天壤
間有君親以爲綱親既無及矣享祀亦不備禮北向
瞻盱橫涕闌干又爲臣無狀罪釁交積詆訶萬端尚
能張口待哺向人言笑豈非頑然一醜物乎茲以寬
假碩人之樂不專覆餗致寇之虞交切雖復暢意丘
壑命懸庖厨每中夜警惕自悔曩節之不謹况末後
疾病纏綿每寒暑節替水火來迫喘嗽上薄氣息奄
奄大都不過四五春秋則無此身矣浮休人世了無
眷戀只二三嬌女尚未有歸欲捨而不得豈宿緣未
斷貽此苦惱耶大抵人之享七十者極少五六十者

亦不稱天翁今年五十一矣回顧前所歷者不容一
瞬况今日月愈覺催遽假令俾加六七十寧復幾何
亦不過忍飢吟哦得酒狂誕以自度日耳更關何物
事而强支持耶翁於文章少不喜慕焉中不致力焉
老而始欲從事精神摧抑志氣沮喪讀古人書伸紙
數四輒復茫然少間思睡睡罷散步園林時花養草
倦又就坐燭温舊讀則如未嘗見以此牽補過時卒
無所得力焉於詩眼高手澀吟得數句遇不滿意處
嗔怒隨之閑居雖不能舍終不成章聊以備日曆記
陰晴爾詩言志也言之不文不足以通其志故君子

喜彬彬焉三百篇詩或出於閭閻夫婦恒言或形諸
郊廟君臣訓戒皆出自中心發為文章以其徵於性
情之正故其言不期工而工非若後世組繪刻鏤爭
竒效恠隨復變遷而詩之弊極矣是不過鸚鵡能言
何足尚哉翁之詩粗率不暢不敢窺作者之門牆祇
以自娛爾為吾子孫者箴諸弊篋中時閱而想見此
日之景境可也更不得傳與時人恐其喑點也庚寅
臘除日乘醉信筆書之

記甲子士禍

燕山天性荒悖刻酷為尚杖殺庶母竄殛諸弟奸人

妻妾瀆亂無忌凡旋表門閭盡令撤去先聖位版移於掌樂院上言上疏等事一皆廢之用刑極慘以烙訊寸斬剖棺斬屍碎骨飄風為常典甲子以尹弼商韓致亨李克均李世佑李坡成峻等於成廟廢其母尹氏時叅於廢議稱為六奸碎骨飄風金宏弼鄭汝昌權達手洪貴達金千齡朱溪正深源李幼寧朴閻李龜卞亨良李守恭郭宗藩朴漢柱康伯珍崔溥成仲淹申澄沈順門姜訶鄭麟仁李胄趙之瑞鄭誠謹等二十三人或以言官或以金宗直門徒皆被誅戮

記權達手被禍事

燕山議立尹庶人廟作威鉗下公以校理立異至是被禍

初權通之

達手謫在龍宮縣被拿而歸也歷訣家累于

永純里

州在尚

余在咸寧村

在咸昌即懶齋在舍

擊壘往省之通

之引滿健倒執余手曰自昔讒佞慝憑逢惡屠割士類者寧有終保乎余則死矣第當扶眼而覩之矣因為慷慨泣然傷坐皆泣下霑襟通之既不幸其未亾人通之夫泣血不食死聖朝贈通之爵旌烈婦門可謂節義成雙者矣其聲容意氣森爽在目思之不覺摧心而傷骨也

陰崖先生集卷之三

陰崖先生集卷之四目錄

附錄

行狀

墓碣陰記

溪灘書院記

後改劔巖後
賜額八峯

劔巖書院重建上樑文

請額疏

八峯書院

賜額祭文

八峯書院春秋享祝文

文獻書院春秋享祝文

言行撫錄
詩章

陰崖先生集卷之四目錄

陰崖先生集卷之四

附錄

行狀

議政府左議政盧守慎撰

韓山李氏在高麗自稼亭文孝公諱穀牧隱文靖公諱穉父子相繼入元朝中制科文章德業聞天下遂為文獻世家牧隱仲子諱種學簽書密直事盡節先朝畢命改社密直生諱叔畝為刑曹判書淑問無冤家無長物終知敦寧府事謚良度良度生諱亨增僉知中樞院事操身清苦一介不取與於人僉知生諱禮堅司諫院大司諫所在以清謹名教子弟檢飭無

外慕聘善山金氏從仕郎寬安之門以成化庚子生
公於漢都諱籽字次野世稱陰崖先生自幼嶷嶷然
成人不妄嬉戲人知非凡常兒年甫七八大諫公始
授之書不煩指誨一年離口讀又一年通大義稍長
學益力退處一室若有心會癸丑趨庭于三陟府治
遂上頭陀山中臺寺讀宋史慨然自奮作萬言書欲
自獻大諫公戒止之有一老宿持戒頗嚴發言有道
理又喜之欲齋焉寺前絕壁巉立積雪交暎香燈永
夜激昂千古及還都下忽忽不樂或時深憂永嘆至
欲作諫官極言當世事弘治辛酉中司馬試同榜若

金安國鄭忠樑成世昌柳雲皆執友也間遊國庠不
崖異於人而莫不期以德器李長坤沈貞李公仲李
孝彥金希壽宋好義好禮好智俱與之同處磨礪然
每以向時所期待已十損八九為恨甲子擢文科第
一名授司憲府監察充千秋書狀比還薦拜吏曹佐
郎時燕山政亂僣勉從仕唯用酒自污大諫公忤旨
初謫龍宮尋移星州公便丐聞韶理民作人咸盡其
方大有去後思正德丙寅靖國大諫公還朝公又請
為陽川未赴有以公文學可備顧問為言者乃授弘
文館修撰庚午冬丁大諫公憂明年春廬于龍仁器

谷里奠祭以禮鄉里化之既除喪見先壠下南溪巖
隙有楓林側生心愛之自號楓林居士癸酉春陞副
校理副應教司諫甲戌八月居大夫人喪哀毀愈劇
制畢將歸握奴手曰留汝獨守義同兄弟嗚咽不已
丙子九月直隴南崦之陽構屋一間翼以簷楹繚以
垣墻爲齋宿之所命曰思庵作記以明其義書諸板
乃曰以懲吾過且以爲規而揭之蓋其意若將終身
者也冬復授應教陞典翰直提學丁丑夏陞副提學
移承政院右副承旨戊寅五月朝廷議奏請辨誣
上命博遴使者銓曹難其人請輟侍臣薦擬副使

上特與增秩固讓不允遂入京進奏復謄書禮
部見稱宗伯題本一上俞音旋降乃奉勅回江
超拜漢城判尹兼知經筵事賜土田臧獲三月
遷刑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尋爲議政府右
叅贊兼知春秋館事己卯禍起坐累退居陰城始自
號陰崖謝絕閉杜省愆守拙至屢空晏如也唯左右
圖書凝神注目家僮罕見其面以其暇則引學者數
人徘徊于門巖溪上或疏泉引沼誅茅架亭嘯咏舒
放時得酒痛飲以澆胸中磊塊又好文字每發於信
筆以自娛歲己丑更謀深閤乃移卜忠州獺川上游

之兔溪築小精舍名以夢庵或自號夢翁其山高遠而水益清人迹如掃村烟自稀渚禽野獸還往不驚與前校理李灘叟先生延慶公居不遠仍自號溪翁清風朗月輒一棹相就窮研道義暢叙襟懷樂而忘憂餘一紀矣癸巳十二月十五日易簣春秋五十有四葬于先塋之側公天分甚高休休乎其外恢恢乎其中根基廣厚宇量虛明接人和而嚴處事簡而詳事父母極其孝敬在兄弟盡其恭愛篤於享祀莊於臨莅閨門之內斬斬有序雖小兒子不得踰閫常如對賓客矜持無惰容成鄭二公從之遊借僧檀攻苦

竊慕效之嘆曰若人積習成自然焉可學也及其立朝不動聲色爲時倚以爲重出入十數年累蒙天獎最承恩遇日思糜身報效時國家法久而弊又經亂政不啻若元祐之當改於是諸賢起而多所建明年少氣銳競事彈劾觸冒險阻而物情大乖居散地者怨次于骨匿跡苟伺矣公與申公錦趙公光祖權公撥欲調適兩間不至敗闕則一二公執不可已無如之何而北門風雨作焉嘗在燕都上使南袞得疾幾殊公辛勤藥餌書狀官耳語以這漢必赤士類公正色曰此同使也君言誤矣世傳此行無甚悖亂

公之力也公之姪金安老奸黠媚嫉展轉柄鑿然公待之加厚誠意霽然彼亦不敢以慢語加之平居澹然若忘世及聞時政缺失嘆咤彌日常訓人至殺陳東未數行哽咽不能出聲慘色滿容哀淚承睫學者竊視之瞿然徑退常自言嶺表有薄業去之足以具餽粥龍駒益遠吾不忍也敬撫其伯耘如溫公之於伯康以不得同歸梓下爲感北向瞻盱橫涕闌干嘗約共省掃伯公先至主宰成霖訪之挾兄雲勢攘臂使氣仇視清流倘若無人公瘦馬羸衣入坐霖不覺沮喪而走強之乃進拜屏息流汗而出曰自爾有敬

畏之心守慎得侍數夜見讀書之餘必引三四觥或聯句或記事復端坐展策唔咿之聲徹於戶外如是者窮宵竟晷而溫潤之色毅重之氣有不可得而窺其涯涘者其於詞藻初不屑意中不致力老而始從事焉出語清淳平實不涉雕飾猥褻如即事曰池平知守分水注待盈科雲影本無迹天容長不頗酒醒神散朗詩就坐婆娑此是人中景聊焉滌百痾凡口占多類此若書晦庵語錄考解後最爲醇正有陰崖集散逸殆盡只得詩三千六百五十六銘表賦辭傳記序說合七十四識者寶之公平生手不釋卷入則

開篋論著出必封識甚固人莫知其所爲又效范太
史唐鑑著史評極費精力未及斷手臨歿念無以留
語所懷作夢庵觀化遺文以示子姪輩蓋達死生之
原悼松楸之隔且曰喪葬諸事一依朱禮歛用時服
祭用家饌先府君戒勿用油蜜果故不敢踰始終只
設一楮如我意一楮不設可也喪祭不用肉我家舊
風唯朔望略設脯醢家禮中有不得行者書列于後
云公之學以灑掃應對爲階梯窮神知化爲歸宿充
養有道體用皆備但不求人知亦不輕以語人不喜
空言唯務踏着實地晚而真積力久義精仁熟動靜

語默隨處而中雖其所受未聞顧其所到已極非有
豪傑之才焉能猶興若是嗚呼其惓惓忠愛之心久
鬱畎畝堂堂經濟之志遽埋泉壤信所謂斯人無福
天下也無福其可爲天下慟者哉當時輓詞有沈彥
光一篇曰英妙高懷擬老成更張一世世曾驚聊將
詩禮修初服豈意經綸誤半生仕止在天無喜愠慘
舒隨地有枯榮窮途易節尋常事十載林泉尚令名
雖不解形容有道者氣像亦爲膾炙傳誦之公歿之
六年 中廟大悟己卯之事盡收愍遺之老士林增
氣相與痛惜曰天之未欲平治我東方也尤可慟哉

公先聘南氏無後後聘仁川蔡氏都憲壽之門生一男三女男曰秋富文學早世生男培有室無後而夭女長適士族李孝伯次適朴應星次適宗室鳳陵副守萬年

墓碣陰記

族孫議政府舍人海昌撰

嗚呼公之歿今百有餘歲墓無表以其子與孫俱夭而不克也枉 宣廟朝歲丁亥 上特命求族姓中有二子者繼公之孫後以祀公宗族以吾家應季父時尚幼然不敢辭壓 上命也其後蔭仕歷二縣力未暇神道常自感至是始具石以立表屬余記之公

之德行事業士林宗之太史詳之不必具載于石略叙系出及官序惟我韓山李氏最名東國大姓者爲世有名賢也自稼亭文孝公諱穀牧隱文靖公諱穉麟齋公諱種學祖子孫繼述文獻序享於韓山書院公以麟齋四代孫配之麟齋伏節革命是生知敦寧府事良度公諱叔畝良度生僉知中樞院事諱亨增皆清白傳家僉知生司諫院大司諫諱禮堅亦廉謹自持教子弟有法度夫人善山金氏從仕卽寬安之女生四子第三金吾卽諱耨卽吾高祖考公其季也公生於成化庚子諱紆字次野幼不煩提諭長益力

學中辛酉司馬遊太學所與皆名公而莫不推其德
甲子擢文科壯元授司憲府監察充千秋書狀官比
還拜吏曹佐卽公見燕山政亂不樂仕大諫公直道
以謫自龍宮移星州公便丐聞韶正德丙寅靖國大
諫公還朝公又爲陽川士論謂公宜近不宜外授弘
文館修撰故不赴庚午冬丁大諫公憂廬墓癸酉陞
副校理副應教司諫甲戌丁大夫人憂丙子拜應教
陞典翰直提學丁丑陞副提學遷承政院右副承旨
戊寅辨誣時任重無可使者銓曹請輟侍臣薦公爲
副使 上優恩加秩牢讓不許及入 京進奏果大

稱賞卽奉 俞勅回超拜漢城府判尹兼知 經筵
事 賜土田臧獲三月遷刑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
都摠管未幾拜議政府右叅贊兼知春秋館事己卯
禍公雖與趙靜庵一體以持論和平止坐廢於是退
居陰城陰崖之號始此己丑移卜忠州獺川上游之
兔溪蓋益自晦而愛其山水也與灘叟李公延慶居
近榜舸來往樂以斯道故今書院配以灘叟公卒於
癸巳十二月十五日春秋五十四葬大諫公墓下其
後萬曆丁丑副提學柳希春 啓以公忠直之行泯
滅無聞誠可痛惜請賜易名以勵將來 上允之

贈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謚文懿公庚寅錄光國從勳噫小子雖不敢形容
其氣像十四歲欲上萬言書而大諫公戒止則可見
其慨然斯世之志矣當諸賢激揚之日與趙靜庵同
心調鎮而不果則可見其先幾慮患之深矣授業者
至廢陳東紀則痛惜士流之心切矣逍遙水石詩酒
自適則處院不悶之操高矣其醇正之學經濟之才
屈於讒邪文集與秘錄以兵火不傳尤可痛哉公初
聘宜寧南氏無後再聘仁川蔡氏都憲壽女生一男

三女男曰諱秋早世有子諱培亦夭女長適李孝伯
次適朴應星次適宗室鳳陵副守萬年季父諱裕後
娶李氏禮賓寺正士修之女廣州人生二男二女長
曰海安次曰海寬皆娶名家始學而未仕女適徐文
博縣曰龍仁里曰器谷山曰舞鳳從大諫公以下皆
葬

溪灘書院記

院名取溪翁灘叟之義後改紉巖
後院賜額八峯亦取巖峯之義

院于溪而聯灘為號尊同也嶽三山之東曰俗離頂
有水分派西流而北為槐津抵中原治南南北山夾
之者兔溪也迤風流山下峭壁巉峯束聳環列二三

里者劔巖也霧豹雲虬錦屏玉鏡紆上下而映左右
綿亘不可斷經細浦歷樟項至丹月部曲而峽盡爲
峽窈而爽闢而廓真隱者所盤旋者天作而地秘之
者幾劫已卯禍起韓山李先生叅贊公退寓雪城濯
纓于溪而樂之輒卜其北岸直壓劔面構屋以居廣
陵李先生校理公同時而擯仍卜小築龍灘上灘折
西下而溪之獺川會其左或欲乘輿而往焉則便從
一力挈艇沂泗可不暮而聞剝啄矣嘗以溪翁灘雙
相命每月靡風櫺清坐晤語熟玩圖書叅訂古今若
將終身不知老至斯豈非二先生會心之境也歟不

幸未幾相繼易簣苔蝕側礎兔窟荒蹊過者愴然爲
斯文羞久矣歲壬午春監司金侯宇宏惜迹之亾謀
諸牧伯李侯選推州士數輩相故宅之北因其向背
而董之役後倅劉侯漢忠吳侯灃踵而用力克底于
成其制則先建廟以奉二先生曰崇德次講堂曰好
懿次齋東曰明誠西曰敬義遂繚以垣而門之合扁
曰溪灘書院顧而四望之峽裏烟霞水石盡爲一院
之有矣未敢知大老之靈以爲如何今金侯偉聞而
悅之將究厥績夫五君子者殆能有以風厲而作興
之亦休矣夫 王子師傳康復誠實主院事累屬余

文以記之余惟書院奚爲而初乃就鄉賢葺修地爲
學祠者也思昔子朱子欲以待夫不屑科試之士而
今世非之豈不以不可與鄉校並歟殊不念古者間
黨皆有學况此特家塾遺意且其所以稱書蓋曰是
度書之所云爾書也何書亦聖賢之籍也聖人去矣
不籍之考何所尋其緒而得其心如使買其積而還
其珠又因以爲利誠不若無籍之爲愈也幸而有志
亦曰考其籍而效其爲而已爲之何以其事曰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法曰親義別序信其功曰學
問思辨行然其大要亦只是求其放心而已矣竊願

遊是院者進而瞻乎廟以致尊尚之義退而聚乎堂
以盡講究之實齋乎坐尸如也門乎出賓如也造次
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異時處約處泰遇險遇夷無入
而不自得焉夫如是始是讀書人豈不懿乎哉嗚呼
弟子今老矣朝夕乞骸而歸常欲泊灘往溪復識江
山之勝新窺堂室之好以償宿債耿耿難了顧鍾鳴
漏盡矯首南悲猶以托名姓楣間爲自慶於是乎書
赤狗夷則歸德後學盧守慎記

劔巖書院重建上樑文

李植

伏以東膠西序之化隱而山院之學肇興崇德報功

之典微而鄉賢之祠始盛矧聲教東漸之域當江漢
上游之邦論其隩區則百濟新羅之交會按其名勝
則金生強首之炳靈洪惟聖治之休明蔚有儒賢之
輩出雞林學士採實於四科夢庵先生接軌於千聖
同時仰灘叟之特起及門喜蘇老之依歸屬世方有
爲庶回唐虞之治奈道之將廢旋觸章蔡之姦有受
玷而處江湖或摳衣而覲堂奧北海詩書馬鄭之學
不孤東洛衣冠程邵之德自遠千秋驗必反之理一
方懷不倦之仁爰即龍門之廢基載營鹿洞之新學
青雲白石煥焉宮墻黃卷青衿霽乎絃誦雖龍蛇劫

火之暫燼幸奎壁星躔之再明既神宇掃地而新而
講堂待時以復庶徒趨役自力艱歲之餘諸生僇功
不剝公府之有溪山增色魚鳥改觀匡廬五峯即對
濂溪之室武夷九曲還繞考亭之祠吾黨斐然斯文
幸甚讀其書論其世寧有古今之殊風乎雩浴乎沂
自在仁智之樂輒申善頌助舉脩樑拋樑東百折蒼
崖一澗通萬斛真源誰得沂春流曲曲漲桃紅拋樑
西咫尺仙山路不迷玉女風流誰敢褻瑤琴清夜過
前溪拋樑南削立八峯是劔巖要識先賢真氣像笑
蓉淬鏑照寒潭拋樑北松檜蔭中巖逕仄猿鶴休驚

蕙帳空馱魚未見天機息拋樑上卓立高山人所仰
先生德宇與之齊芬苾年年降歆饗拋樑下妙意一
般知者寡庭前芳草每年春手植梅株今拱把伏願
上樑之後廟貌永寧儒門大闢士服絃韋之訓家行
鄒魯之風出處有方當不渝於素節騰騫有待或繫
望於蒼生唯無愧於先賢庶共扶乎吾道

請額疏

疏儒姓名不傳

自古明王哲辟之待賢也生則崇長之歿則尊顯之
使善善之實風於百世此豈非教化之本有所自耶
臣等謹按故議政府右叅贊臣李紆天分甚高根基

廣厚事親極其孝處兄弟盡其友其為學以灑掃應
對為階梯以窮神知化為歸宿充養有道體用皆備
唯務踏着實地不喜空言晚而真積力久義精仁熟
動靜語默隨處而中及己卯禍起削罷鄉居卜築於
忠州之兔溪卒 贈謚文懿故弘文館校理臣李延
慶資高學邃識見超詣起居動作自中規矩篤於人
倫孝友天至其為學擺脫俗陋玩心高明乃曰知行
固相須然知為先務而養知在於清心而寡慾耳
中廟朝與一時名臣趙光祖輩相友善講磨道義不
屑舉子業後登薦科拜校理黨禍作薦科遂罷寓居

於忠州之龍灘 宣廟戊辰申 仁宗之命復科復
官先正臣李滉稱其志尚高學識遠如此故能卓然
自立於頽波之中爲己卯完人兩臣俱抱經綸之器
左右羣賢庶幾致君澤民而得罪流落之餘相聚於
一州之境道義相親有若天與之便則優遊講磨之
地不可無安靈之宇故自萬曆壬午建祠而俎豆之
于今九十年餘矣至如故刑曹叅判臣金世弼學問
精邃德行成就文章超邁博洽經史爲一時名流所
推重己卯以賀正使赴京回到遼東聞變作慨然流
涕曰孝直何罪袞貞輩果殲盡士類矣孝直乃光祖

字也及還以特進入侍經筵進講論語過則勿憚改
章乃啓曰 殿下欲效唐虞之治尊寵光祖而一朝
賜死至爲慘惓是 殿下之過大矣反覆極陳言淚
俱發竟爲羣小所碁杖配於陰竹仍寓居於忠州知
非川上與李耆李延慶等講學爲樂後有叙命不復
仕進以終故議政府領議政臣盧守慎學問精博文
章竒健德量行誼爲一世士林之宗師少時聞先正
臣李彥迪入洛以書爲贄請存心之要彥迪指其掌
曰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亾守慎曰是忘助之異
名也一言妙契益用力於收斂之方蓋其學以居敬

窮理爲立脚之地成已成物爲推行之序 上嘗諭
之曰卿伊洛之學儒林之宗又曰程朱議論韓柳文
章此聖人日月之明千秋斷案也且其受業於李延
慶之門又訪李耆於兔溪之居故其所經過草木皆
香一州人士慕義無窮粵在萬曆壬子又以金世弼
盧守慎同享於一院而尚未有朝家恩額之頒以彰
尊崇之義此豈非國家之欠典而士林之所羞乎臣
等相率叩闕仰干 天聽仍伏念先賢藏修之地既
有祠宇則必有朝家寵錄之典其來也舊矣昔宋真
宗賜應天府書院名孝宗賜岳麓書院名至於吾東

方賜額書院相望於八路臣等此請非出無稽伏願
殿下深軫尊賢之念曲採多士之誠 特命禮官
亟賜恩額使四臣修道守義之實彰著於後世則吾
道增輝斯文永賴不但榮於學宮實乃有補於治化
也

八峯書院

賜額祭文

壬子知製

教尹深製進

粵我

祖宗育材翹英暨乎

中仁多士揚庭大雅

宏達濟濟爲羣遺風範後凜有清芬維韓之李文孝
之孫學本灑掃期以窮神充養有道體用俱備匪直
能言唯踏實地少年慷慨志欲匡君正色立朝素履

因譽辨乎榮辱窮達何貳一紀處院令名終始右諭先生
廣城之胄已卯完人行無瑕玷學有淵源冰玉其相
追琢其章得名薦科匪用爲榮從容經幄盡其葵傾
虛席論相允出篤誠善不近名禍亦莫嬰雖在錫褫
遐有輸贏右諭羅金之裔歲寒松柏豈唯文章充以
問學地造逢原隨處洞然遂登瀛選茅拔茹連臨筵
思啓在郡召驛演義勿憚庶效牖約忠則忘身禍機
奚惕用舍有命出處靡忒右諭商顏老相文與道俱
早依明師擬黃甥朱握節海島匪怠匪荒天其拂亂
德業彌光辨析危微論確執中箋解發揮以啓羣蒙

晚際知遇比古昭融立志一疏罄我丹衷右諭惟茲
四臣維邦之彥羽儀明時匡拂替獻庶幾大東民蒙
至治孰基其間含沙以伺孰訛市虎惑我天聽孰
爲霧虹翳我大明遂令慈母投杼莫悟賊機猝發駢
首一晷天運循環道無長否不待百年公議復起歿
加爵謚存及登庸士林增光大激頽風允矣君子德
音無瑕雖不世施教成於家銓風化俗薰德善良永
懷不忘曰篤在卿瞻彼中原興言遊處地靈人傑星
徵賢聚厥有箴修尸祝攸享八峯高並猶疑氣像載
錫嘉名用揭新扁祀事孔明邊豆有踐悵望異時願

以爲臣側席如渴思聞緒言紆此紆軫聊宣奠章不
味者存庶歆辨香

八峯書院春秋享祝文

氣宇清明學術醇正聞風百世肅然起敬

文獻書院春秋享祝文

尹根壽

踐履之篤造詣之深功存繼開式我青衿

言行撫錄

○己卯患失患得之輩見屈散地陰譖陽詆始生黨
同伐異之說焉諸賢每侍 經席凡所建白期於得
請朝講至於日晏乃罷 聖體疲倦有時欠伸或徒

倚龍床戛然有聲南袞沈貞搗知 上有厭色遂協
謀交構貞潛通敬嬪朴氏本家問安婢教以趙光祖
專國爲政人皆稱善欲立爲王似若閭閻無知之語
傳播禁中洪景舟教其女熙嬪以爲一國人心悉歸
趙氏日夕聞達以撓 上意且山蟲好食木實之甘
汁故以其汁寫走肖爲王四字於禁苑木葉山蟲剝
食成痕有似識文令宮人採以上聞 上驚懼下密
書于景舟其密書略曰光祖等請削靖國功臣者重
其綱常也先除無功者然後稍存二十餘人名擅廢
燕山之罪則卿等爲魚肉及于我矣走肖之輩姦似

莽卓得一國之人心為百僚所瞻一朝有宋祖黃袍
加身之變雖其辭之其可已乎又曰沈貞近雖被論
然有才幹可大任也予之剪除之意勿煩他聞以問
袞貞何如也云云乃與金詮高荆山洪淑孫澍方有
寧金謹思成雲尹希仁等密約而舉事之時無兵判
則不能號令於衛士故判書李長坤以小牘誑招之
令景舟潛 啓曰欲上變告近侍之人皆其腹心事
機危迫請開神武門乘夜入 啓蓋不欲使史官承
旨知之也十一月十五日初昏洪景舟金詮南袞李
長坤高荆山潛入神武門都摠管沈貞叅知成雲自

直所來會且陳戎器於殿陛蓋欲拿致闕門而格殺
之矣入直承旨孔瑞麟尹自任注書安珽檢閱李構
應教竒遵修撰沈達源等先下獄漏鼓二下矣景舟
袞入對曰事急不可鞫問勸 上速命宣傳官金吾
郎領軍逮捕叅贊李籽刑曹判書金淨大司憲趙光
祖大司成金湜副提學金綵都承旨柳仁淑左副承
旨朴世燾右副承旨洪彥弼同副承旨朴薰等拿致
闕下而誅之長坤始知當夜撲殺之議極諫曰諱首
相而不可行盜賊之謀請召首相議罪猶未晚也少
頃領議政鄭光弼承 命趨入涕泣極諫 上遽起

還內光弼趨進引御裾叩頭乃命下李紆等于
詔獄領相更啓曰李紆非常人也國家他日必大
用之人只罷似當光祖等有何絲毫之私哉於是詮
袞貞頴首議寫罪名傳旨矣黎明先放柳仁淑孔瑞
麟洪彥弼次放安珽沈達源李構最後放李紆罷其
職上命光祖淨賜死餘皆杖流大臣亟請面對言
甚懇惻上怒稍解乃命光祖等四人杖流安置
朴世燾等四人減死付處遞領相以右相金詮爲領
相南袞李惟清爲左右相面議分輕重定罪趙光祖
賜死金淨等流絕島李紆等削奪且南袞自製疏歷

舉黨人行事巧詐黨逆之罪嗾臺諫上之略曰趙光
祖李紆等二十二人分處清要出入侍從管執樞機
朋黨周比附已者日衆非徒此也李若冰竒遵顯言
於稠人之中曰光祖合於吏判李紆合於兵判文瑾
合於刑判云而略無忌憚云云出己卯錄

○戊寅朝廷有奏請辨誣事特賜增秩充副使赴
京師上使南袞得疾幾殊公辛勤藥餌書狀官韓忠
附耳語曰這漢必赤士類公正色禁止之保護猶加
及還超拜漢城判尹兼知經筵即己卯春也遷刑
判尋移叅贊時國家法久弊生又經亂政諸賢共理

更張政教彈劾尸位物情大乖公與申文節公錦趙文正公光祖權忠定公撥欲調劑兩間不至敗闕則一二公執不可已無如之何北門禍作與趙靜庵金冲庵同被下獄爲大臣所救最後見放亦賴南袞不忘燕京救病之意也十二月與崔二相等同被削奪寓居陰城之陰崖而仍自號焉己丑移卜忠州之兔溪築精舍名以夢庵號夢翁亦號溪翁是時松溪守仲叔與李沆同里閑相善松溪以其兄詩山正正叔緣坐定屬于善山庚寅蒙赦將還適沆以贊成焚黃于開寧松溪同舟上京蓋松溪善彈琴故欲於船上

相娛耳沆在水道邀陰崖陰崖棹舟來訪先慰松溪放還仍謂沆曰君亦以辛巳人爲叛逆耶沆曰觀其言辭大憇之流也陰崖曰唉君迄未悟矣豈可怒其慷慨之言枉加情外之罪乎安處謙義俠之徒爾一座悚然未幾卒于夢庵後六年 中廟大悟己卯事

盡復收叙

出已卯錄
先生傳

○凡建白設施鋒銳太露張皇無漸未免失於欲速亦有年少輕銳投合時好鼓作紛紜舊臣之不容清議而見斥者怨入骨髓磨牙鼓吻南袞沈貞與洪景舟交構禍機恐動大內景舟受諺書稱密旨陰嗾被

屈宰相十一月十五日請開神武門誘致金詮高荆
山劫召李長坤乘夜潛入密 啓公與李耆趙光祖
金綵金湜柳仁淑洪彥弼朴世熹朴薰等同下獄則
孔瑞麟尹自任竒遵沈達源安珽李構已繫獄矣諸
公皆以爲必死相與酌酒永訣是夜長天無雲明月
滿庭公有詩云云金綵和云云皆從容自得黎明
命放柳仁淑孔瑞麟洪彥弼有頃又 命放沈達源
安珽李構諸公相謂曰次野必免矣次野哀哭靜庵
痛哭諸公相與勉之曰當從容就義何必哭泣耶相
侑酒痛飲靜庵曰從容就義吾豈不知但不得復見

吾君爾

出已卯錄
金淨傳

○公以吏曹佐郎禍起前夕直宿本曹夜二鼓政院
急召以臺諫弘文館承旨注書翰林盡遞事促捧承
傳公不知端倪告于南袞李長坤曰臺諫侍從秉
史筆者一時皆遞朝廷無耳目半夜茲事將爲泯滅
不可着名詳問所由然後當着之少頃領相鄭光弼
承 命入闕公進問曰不意逢此大變罔知攸爲且
聞李耆等皆下禁府不知變起之由安忍着名於
承傳也領相答曰當觀勢爲之政院知其不着將
啓達治罪領相止之曰 上怒震動若 啓之則年

少郎官必蒙大罪遂不

啓

出已卯錄
具壽福傳

○尹斯文剛元嘗問辛巳事公答曰慷慨之事發憤之語為反側子媒孽成獄陰崖嘗稱安處謙義俠之徒據此可知云

出已卯錄
申潛傳

○已巳十一月八日丙寅夜對論三代人君亦有行不義殺不辜事副提學李自堅引血流漂杵曰當時豈無無辜者乎李耔曰此非殺無辜也若書所謂則紂之衆自相攻而然也 上問湯武優劣自堅曰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豈無優劣耔曰泰誓晚出不可盡信湯武皆能為民除害豈有優劣乎

○庚午二月二日 命鄭夢周吉再兩墓令守護禁

樵牧錄用其子孫從李耔言也

並出冲
齋日錄

○丁丑八月初二日 上以廟見節義等事延訪羣臣金安老曰金宏弼鄭汝昌被罪於廢朝其子孫不可以被誅人子孫例錄用也當以賢者之後而使其妻孥得免於飢寒可也 上顧謂鄭光弼申用溉曰於大臣意何如光弼等同辭以對曰操守踐實之人褒獎可也金詮曰其所學醇正不趨名勢得其正派之人也學者以為宗師終以其學行而禍及之甚可痛惜李耔曰金宏弼鄭汝昌學術醇正東國無如

此人儒者知所向方專賴二人之功也古有贈職褒
美之事此何預於賢者乎然有國者所當為也其子
孫亦可錄用 傳于政院曰金宏弼等子孫錄用可

也出文獻
公實紀

○公字次野號陰崖大司諫禮堅之子生於成化庚
子弘治辛酉中司馬甲子擢文科第一戊寅以奏請
辨誣副使入 京奉 勅回超拜判尹遷刑曹判書
尋為右叅贊己卯禍起退居陰城後移卜忠州兔溪
癸巳卒年五十四公天分甚高接人和而嚴處事簡
而詳事父母極其孝敬在兄弟盡其恭愛篤於享祀

莊於臨莅公與靜庵申錡權撥諸公欲調適兩間不
至敗闕則一二公執不可無如之何而北門風雨作
焉公之姪金安老奸黠媚嫉公待之加厚彼亦不敢
以慢語加之嘗訓人至殺陳東未數行哽咽不能出
聲慘色滿容哀淚承睫學者瞿然徑退敬撫其伯耘
如溫公之於伯康嘗約共省掃伯公先至主宰成霖
訪之挾兄雲勢攘臂使氣仇視清流倘若無人然公
瘦馬羸衣入坐霖不覺沮喪而走強之乃進拜屏息
流汗而出曰自爾有敬畏之心平生手不釋卷入則
開篋論著出必封識甚固人莫知所為出海東
名臣錄

○趙靜庵學問醇正志行高潔為斯文領袖為吾道
寄托遭遇 中廟信任不搖自以為千載一時於吾
身可以親見堯舜旁招野賢同志彙征如金淨金湜
尹自任奇遵朴世熹李紆金安國金正國之徒布列
朝廷昵侍 經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痛杜私逕廓
開公道教士以修己治人之道教民以孝親敬兄之
倫激濁揚清革染遷善四五年間風俗丕變矣奈何
羣兇不逞狙伏傍窺卒成貝錦一網打盡嗚呼痛哉
○韓松齋忠為 宗系辨誣奏請書狀官入北京適
皇帝幸陝西榆林關距京師一千五百里上使南

袞數勸公退還公曰吾等受 命遠來遭此變故義
不可棄 君命於草野獨立闕庭抗章不退禮部尚
書毛澄郎中姜龍感公忠懇以本國奏本議于諸閣
老公與使臣日詣禮部呈文辨誣公之所製尤多諸
閣老嘆賞覆題准許改正寫 勅慰諭令太學士楊
廷和草本諭令着力構草無見笑於文獻之邦朝中
士大夫咸願識其面來訪者日眾玉河館門之外車
馬填咽皆稱此人不合在於小邦求之中國亦不易
得云云並出東儒師友錄○此條雖舉松齋公而奉
勅渡江之日特超正卿之命獨及於先生
則辨誣得請多出於先生之力可知其所謂抗章
不退咸願識面等語似不獨指松齋公也明矣

陰崖集 卷四 附錄 二十四

○陰崖李紆與韓忠南袞奉使燕京袞偶罹恙韓忠
嫉其奸無意救療陰崖曰此奸死無所惜然萬里同
行豈可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耶乃調藥以濟之得不
死出野史

○吾友韓山李君仲野次野兄弟數年來相繼淪謝
每念及輒爲之慟次野之子秋曾來請墓文而不欲
必速余喻其意而未遑爲既而聞秋又纔服闋而逝
益慟次野之不幸思有以慰泉下之魂而不得也丙
申夏仲野之子咸鏡北道評事林方居喪自墓廬持
家狀來請其父誌銘曰亾父暨季父平日辱與公有

契分受知素深天酷降禍相繼棄背俱葬于龍仁縣
南器谷里祖兆之側季父只有一子又隨父而逝孤
兄弟煢煢在疚亦不能保朝夕之命願得公誌托賁
幽隧則雖死瞑目矣余甚悲以泣義豈忍辭仲野兄
弟平昔友愛特至每相約買田先塋側築室共老生
不能遂其願而歿得共陰宅相從於九泉之下永娛
侍親膝下亦足償其生時之志矣又曰大諫四子君
於次第二次野居第四兄弟以文學志節齊推一時
所交遊皆英俊士益相切偲君氣抗少許可不肯附
從時態次野器識沉厚醇和坦易雖所造不同而俱

為士林所重次野與余同中辛酉司馬試登甲子科壯元以議政府右叅贊雍已卯士禍罷歸田里優遊

十五年而卒

出金慕齋所撰先生仲氏叅議公墓誌銘

○丙子十月十三日副提學柳希春

啓曰故右叅

贊李紆德行純備識量平正與趙光祖齊名為一世師表不幸為奸臣南袞輩構成士禍而波及焉擯斥退家以歿其死又在權奸金安老當國之時子孫衰微泯滅至今未有狀其行而請謚者其門人只有奉事金光願在焉乞命光願撰次紆行狀呈有司請謚何如上曰當賜謚

出柳文節公日記

○古人重謚我朝自明宗以前應謚者多得謚近

年以來幾於全廢蓋謚議奉常寺雖主之而弘文館

東壁往會故其實權在於弘文館而兩相推諉未得

齊會以此久未舉行陰崖李公謚號文懿乃余為應

教時所定也

出柳西崖成龍雜著按西崖丁丑冬為應教

○李判書紆號陰崖能文章登魁科嚴毅忠正時人

皆以遠大期之與金安老有姻婭之親且同學於朱

溪君平生所為薰蕕相反安老每有枝害之志而以

公守正無可乘之隙正德己卯諸賢斥死公亦罷黜

居龍宮縣至嘉靖丙申安老以左議政掃墳咸昌地

告以當於歸道歷晤實忌惡而探試之也公逆見其肺腑於將過之朝乃以槐花湯沃面擁衾而坐與之相接安老執手垂淚出而謂人曰陰崖公已矣無足慮也君子之於小人有時自晦而避禍亦其一道也

出李松窩聖雜記○先生癸巳下世而安老丙申來訪云者是誤錄也

○顧於時勢有大可憂者故臨事不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他如申公鐙李公紆權公櫟所見皆然乃隨時之義莫非中道彼矯激輕銳之倫反以先生依違苟循迹同儉邪至欲斥去彈劾者數矣不知向之羣怨在倚磨牙鼓吻日伺間隙而駭機大禍忽作於開

神武之變嗟乎可勝言哉又曰判官遣人又致書并示陰崖日錄等數件文字云云出退溪所撰靜庵行狀

○陰崖李公紆痛已卯之禍嘗書小錄曰趙孝直當中興之運感不世之遇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庶復先王之治然後來諸賢年少氣銳改絃無漸觸冒險阻物情大乖公與申大用權仲虛等調劑兩間冀不至敗闕而新舊甚之以至今日斯豈人謀之不臧哉云然則公之在已卯中可謂善處者矣出退溪所撰權中齋行狀

○如陰崖日錄所云最關於相公善處已卯間事故引以為證但其所謂後來諸賢年少氣銳等語存之

未安故連其上語相接處欲去之所以用別紙貼其面而更以數句點綴過了雖近於太略無乃不妨乎蓋存此數條則似訾抑已卯人太過安知不有人復如近日某人斥舉趙先生行狀中語而攻已卯者耶以是故欲去之如何出退溪撰中齋行狀時與鄭惟一書

○已卯之禍早燭幾先靜庵與權冲齋撥及李陰崖矧申文節公錫欲調劑維匡俾無債事而諸公不聽以及於禍出鄭惟一筆錄

○已卯間清流推為領袖官至右叅贊見父象不佳與權冲齋趙靜庵申文節公欲共調劑彌綸冀不敗

闕而諸人不能用及禍作屏居憂國傷時以酒自遣冲齋聞其過酒貽書戒之癸巳冲齋被召取徑路訪公于陰城地公亦出候溪邊從容談論而別及冲齋除密陽南歸又相會于樓巖未幾卒冲齋為位而哭痛惜不已出筆錄及聞見錄

○已卯中申錫位冢宰憂時輩論議稍激乖忤物情與陰崖及靜庵冲齋諸公務欲裁制保合不至敗事而時輩不能從卒有神武之禍出黃兔記事

○先生退而尊室琴臺之下龍灘之上時陰崖公寓陰城或遊克溪常還往講說不已以溪翁灘叟相命

學者就稱之公既下世先生要省姑客洛有蒼頭投一封書忽不見其詩曰城市風塵豈被身鹿門高節政驚人陰崖地下精靈在應笑王良屑屑頻先生讀之憮然曰異人也

出盧蘇齋所撰李灘叟碑文

○已卯之後李陰崖籽李灘叟延慶李樽巖若冰諸賢遜荒與公居近數舍以道義相推許鄉黨為之矜式而監輿小艇互相往來公夙嬰疾病出入甚罕故每為會公第談道講學

出贈黃成許處士碑行狀

○今按譜錄稼亭文孝公生牧隱文靖公牧隱文靖公生麟齋公又四世而有陰崖公大家長德譜不絕

書世言韓山多君子信哉牧隱葬在韓山郡西麒麟山下李尚書誠中為郡時立廟於墓下扁曰文獻壬辰之亂舉為灰燼在今薦紳之間柯葉所布有可以紹德承家者曰左議政公德馨吏部侍郎公德洞相與圖所以起廢重新移建於郡西舊宅之基於是稼亭公以序牧隱公以德背北面南各專其尊麟齋陰崖亦紹厥緒分配東西父子暨孫承繼益顯德行文章粵自家傳以實以華孰與高下

出李白沙恒福所撰文獻書院記

○自牧隱父子顯王氏朝韓山遂為大姓名公巨人入國朝尤多至文懿公籽益立德樹風是為陰崖先

生出任疎庵叔英所撰先生從孫都事公圭墓碣銘

○油蜜果禮典所無我朝名臣李籽戒令勿用此言

極有理也出尹八松煌文集

○前後受禍松齋最酷陰崖最輕先生居兩先生之間今先生與陰崖並享於忠州之書院尊慕先生者既不以受禍輕重而有間於陰崖尊慕松齋者亦豈有貳於先生哉其高下淺深非後學之所敢知而一時諸賢之相與同條共貫則無疑矣然則黨籍序以受禍輕重為優劣者有未必盡然者矣出宋尤菴所撰金十清世

碑弼神道文

○朴訥齋祥已卯歲方為忠州牧靜菴罹北門之禍

一時士類無所歸公悉為經紀故金省洞世弼李陰

崖籽李灘叟延慶俱往依之出後自警編

○李陰崖結茅劔巖朝起排窻見宿雲散渚曉日明

塢而曰樂哉樂哉奴伏窻外而應曰無益樂哉無醬

樂哉出李齋庵世玉遺稿

○今上丙辰十月左議政金在魯陳故奉朝賀崔

奎瑞戊申之功曰此有可引之例古名臣李籽得辨

宗誣之請宣廟策光國時雖不錄勲而定為不遷

錄用奉祀孫依此例似好上曰既有可引之例分

陰崖集卷四

附錄

三十一

付該曹舉行可也

詩章

送李次野赴

京

以改請事赴

宗系奏

金冲庵淨

一函書奏達

宸旒白日回光照海陬

聖代豈容

垂典謬神明要與至誠謀十年學道收功大萬里孤臣許國休嗷喚長空雲鴈遠客情先落玉河頭

寄次野

李松齋塢

平生聞有孔成仁畢竟曾參亦殺人未作風前秋勁草却為林鳥哺吾親

輓李四宰次野

金慕齋安國

二紀田園感主恩頭顱那禁雪霜渾丹心一寸懷同苦碧嶺千重望久昏泉下子應追舊侶人間吾獨挈殘魂吞聲重為蒼生慟西向汪汪拭淚痕

又

大司憲沈彥光

英妙高懷擬老成更張一世世曾驚聊將詩禮修初服豈意經綸誤半生仕止在天無喜愠慘舒隨地有枯榮窮途易節尋常事十載林泉尚令名

鄭寒岡述所撰寒暄堂門人錄云成遜齋世昌嘗與陰崖冲庵最相善每以鋒穎太銳為戒己卯春調疾于坡州別業乃欲避其禍也後在平

海謫所聞陰崖下世懷慕不已乃題詩

百疾千愁摠到身存亡感慨亦相因遙聞雲路多新
革每見秋山奠故人無復舊交論道義敢期前席爲
敷陳雖存人世終無益泉路皆歸昔日親

過陰崖劔巖書院感懷

金鶴峯誠一

名賢祠宇白雲阿一望令人感慨多詢似丘山誰見
擯心如鐵石豈曾磨卷懷黃閣調羹手來和滄浪鼓
漉歌當日典刑猶髣髴劔巖千仞帶清波

過兔溪有感二首

蔡休巖無逸

遠客停驂久悠悠不盡頭儀刑山獨在風月水空流

小子雖無述高名永不休依依回首處遺恨在滄洲
春山寂寂花如海溪水泱泱隱若雷獨立空含無盡
意有情鷗鷺去還來

李應教耜父大司諫禮堅輓

金慕齋安國

韓山家世赫貂蟬名德唯公望最全莅邑仁聲膏似
雨立朝風節直如絃王庭已見三槐秀于巷行看駟
馬翩欲置生芻還復止鄙夫終愧汝南賢

李叅蕢耜夫人蔡氏輓

金慕齋安國

芬華花綻雨淪落葉凋霜任運隨夫子無營信上蒼
儀知自文獻德合配賢良儒素元家律班崇視夢梁

共甘丘壑逸相缺縞綦章巷陋餘葷食賓歡足酒觴
居窮殊失苦處喪若仍常作善何差報懷貞悼值殃
蘭從春悴遽凰逐鳳飛忙子子巢遺郊累累塚若堂
普涵更化澤未逮燭遺光紫詰留空渥黃泉閉鬱香
唯堪悲慰事玄室得同歲右兩輓恐或湮
滅並錄于此

陰崖先生集卷之四終

文懿公李先生當己卯大往之會逆見駭機不遠邦
國將墮與趙文正申文節及吾祖忠定公沉思遠覩
務為和平鎮伏之圖而一時諸公却不能長慮以速
北門之禍嗚呼可勝言哉先生既屏處陰崖著日錄
備書當日事及吾祖歿而退翁為狀則引日錄語致
恨於己卯諸公又恨乙巳諸公處事不能如吾祖致
有縉紳蠶粉之禍蓋亦思先生於乙巳而發云亡殄
瘁之痛也歟先生嘗以近思書貽吾祖峴首之別拳
拳以勤學問勸之吾祖平生受用多得力於先生所
贖之書古君子切劘相成有如此者矣先生之文散

佚於士禍兵燹存者無幾其後孫前督郵道興與門
孫今檢討君彛章氏謀極意蒐輯又編次年譜首尾
略具而事在數百年前攷据不廣徃徃多漏誤謹取
而南歸閱吾祖日錄凡語關先生者踈細畢錄又得
李松齋所錄數條及送金雲巖詩二十韻繕書一通
質諸有識以歸之丙寅冬後學安東權萬謹識

